

当时,我人虽不在广东,却在差不多一个月当中,几乎日夜与广东的一个小地方有机要电报来往。这个小地方就是徐闻县,它处于广东雷州半岛的南端,中间隔着一个海峡,再往南就是我国的第二大岛——海南岛。

那时,我军正在准备解放海南岛,四野的一个兵团前线指挥部就在徐闻。我当时在山东军区机要训练大队从事业务训练,从1950年初已近三个月。有一天,军区机要处张副处长和译报科张科长来机训大队考察,大队领导汇报了大家的训练情况,中间提到了我。张副处长专门与我谈话,鼓励我要进一步努力,提高政治思想觉悟,把业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阶段,以备紧急使用。

果然过了些天,我接到通知:临时调我去华东军区机要处支援那里新增的台务组。我知道,经过去年更进一步、更严格的政审,已符合用在“刀刃上”的条件。我这时十五周岁,虽还没有入党,但三年前在解放战争的艰难环境中,已被吸收为秘密建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团员,经过了敌占本县期间的严格考验,在机要训练大队业务学习中又提高得较快,已具备了投入正式机要译电的条件。此次支援华东军区机要处的特定任务,我被领导选中并且与一位老机要员一起即赴南京。

到达华东军区机要处,我才得知此次特殊任务是:华东部队支援四野解放海南岛战役行动的机要通报,至少要在战役结束后才能返部。我所在的这个机要组主要是与徐闻前线指挥部之间的通报:一

春节回乡,嘴上成天叫得最多的称谓是“嬷(mo音),声调由低到高再到低,欲抑先扬再抑,像蒲剧中的一个念白,足够响亮内敛,也足够亲切和蔼。嬷即妈,足世界各种语言对母亲最一致的一个发音,《辞海》释曰:“嬷”同“妈”,为同义异体字,晋西南人对母亲最纯净最尊敬最俗常的尊称,即嬷。失怙之后,双亲如只有嬷还健在,这一声呼唤还有落处有盼头有人应答,心里委实也有了踏实之感。嬷已接近耄耋之年,但身体诸项还好,唯行动不大方便。几十年光景,眼看着她由挺拔到弯曲,由弯曲到折叠,由动到静,由高到矮,渐把自己修成了一尊坐佛,劫渡渡尽,慈眉善目。

几年疫情阻隔,嬷的身体变化显现。况随年事渐高,老态愈重,生命也愈发委顿,平日电话、视频问候中,原来说话“钢口”铿锵,以大嗓门著称、耳朵能听几里地的她,竟已不大听得清我说的话,总是需要人转述,像外事活动必不可少的翻译环节,这一声“嬷”也只有当面能叫得响她,且于当面才听得她答应了。唯一不同的是,此番年关返乡,也许是那种氛围颇合自幼及长熟稔的场景,嬷离得老远又能听得见我说话了,耳聪目明如常,说话“钢口”如常,连身体似乎也灵便了,推她游览景区时便从轮椅上走下来,近乎奇迹重现。诸物之理,世间之美,于我们止于自己的关怀,人皆有局限,但与自己有生命的来处一定有一道融通对接之门。亲人之间的感应可能有多种途径,从千里之外到近在眼前,凡能打通的任督二脉、心电感应的大概都打通了吧,所以她才全都“听”到了。况且,就算她真的耳朵听不到,心里也一定感应到了。

嬷是苦过来的人,有极强的韧性承受艰难,欲念稀薄,对自己别无所求,给点好就知足,给点阳光就灿烂。最大优点和缺点都是爱熬煎,这是晋西南人传统禀赋里共有的忧患意识,也是旧日子带来的惯性。被生活百般锤打的人,大多不会轻易轻松起来,总有忧戚担心不虞之灾,担心苦以甜来,担心祸以福至,担心所谓皆不牢靠,所盼难以如愿。所以,嬷总也说过心,只有用晋西南人习惯的“熬煎”,一遍遍熬煎自己,寄于所牵挂的人事和时日,一人过去又有一人,一事过去又接一事,一日之后又是一日。几乎没有不令她熬煎担忧的事,熬煎自己的同时,也熬煎着不愿看她熬煎的亲人。这“熬煎”,约等于祈祷,她只是以这样的形式献祭她的心意和虔诚,我们都懂,但无法替代。

都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,嬷是个到底没能熬成婆的媳妇。在娘家时顶男丁用,嫁到李家亦是穷家,又要接续受苦,问她当时咋就同意嫁过来,嬷说既窝(一种婚俗,出嫁之前女方到男方家观摩)时见人家李家有两瓮粮食。这几乎是个美丽的误会,那时的李家的确不是富裕之家,但却有够吃的粮食,因为李家人基因传承下来个个都是小饭量。大家口粮都一様时,吃不多的人家自然就有了余粮,嬷至今还叹息一家人一顿饭还没人人家一个壮小伙吃得多。等送走婆婆那一辈和婆婆的婆婆上一辈,终于等到自己的儿子娶了媳妇,嬷却始遗憾自己没能生养女儿,对媳妇视如己出,欢喜得像是对自己的姑娘,哪还有婆婆的样儿。不管媳妇们对她如何好,嬷也是把婆婆当媳妇做的,她愿意这样。愿意以此弥补心中的缺憾和不足,也愿意以这样的方式,尽心尽意展现自己的谦卑和知足。用她自己的话说,心欠得像谷叶儿一样,终把自己圈在做媳妇的篱笆里,不习惯走出来。

妻曾遗憾地说过,要是把月子里妈说过的这些话都记下来,可以整理成一本书。她指的是嬷与她在一起时,随口说的那些乡谚俗语,那些经过好几代人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,她讲的那些多是母女之间传递的经验教诲,如“出门三件宝,馍馍、棍棍、袄”“空里钱,不服人”“应人事小,误人事大”等等,舅姥娘是此间高人,故嬷得益于,无以相传,就像在老家一样。

## 当年,未见面与徐闻“通报”



石英

参考。凡是这类电报稿,篇幅都比较大,最长的可以达到七八千字,因此经常需要夜间加班才能发送完毕。总之,我在华东军区机要处支援工作期间,夜晚几乎都未睡一个囫圄觉。

时间稍长,我知道通报的对方驻地是广东雷州半岛徐闻县。我自自幼喜读史、地,面对一本大地图册可以看上半天,雷州半岛的地形早已印在我的脑海。至于徐闻小县还有一个掌故:我国明代著名的戏剧家、文学家汤显祖曾被贬官于此,担任小县中不起眼的小官典史。这是我在故乡上初中时,语文老师李卓轩对我说的:汤显祖是中进士(万历十一年),但因他这人总是仗义执言,所以一再被贬,最后他干脆弃官不做,回到原籍江西临川写他《牡丹亭》等“临川四梦”。所以徐闻虽小,却与历史人物和重

就说给媳妇。那些属于她们之间心心相印的金句,我可能永远无法记录和整理了,只能从嬷做事的认真中得到一些真传。比如,她说“除过小心没差错过”“不怕慢,只怕站”“早起三光,迟起三慌”等等。作为这些民谚最忠实的继承者和践行者,她过手的事无论大小都极尽小心,周全、牢靠、诚信、完满、密实,过手也过心,从不亏心也决不让自己让污事玷污,从未出过错也不允许自己有差错。从小事见起,嘱咐过她的事情你一定是万分放心,但凡交给她的事情,没有第二个人比她更认真,她能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做到最好。比如,交给她保管或者需要提醒的事,即便全世界都有理由忘了,她一定会牢牢牢记着,践约如初;又比如,一件简单的女红,凡出自她手使用期可以延长至一辈子甚至更长,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期限,我想是一万年。

我以前总想,嬷并不是天生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,也不是建树伟业的巾帼女杰,但确有许多可以列为感动中国的凡人故事,却没有被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发现。她的韧性超强,忍耐力超强,承受力超强,人们习惯说被生活累断了腰,也许只是一句戏言或牢骚,但嬷确实是被累断了腰的,时值她十七八岁,所累之祸是当年水库水保工程抬大石,顶的是因病替换下来的舅姥爷。嬷至今腰骨与此有关,伤及脊椎部位,严重侧弯,几乎是不可逆的,而她数十年竟然从未提起,只是一次我带她体检拍片才发现。后来查出来的胆结石亦是,几乎已大如“巨石”,她却已经没有丝毫感觉,可能有过的疼痛也随着年华老去淡忘了。她也不是教科书里那种传统慈祥的母亲,有自己的柔顺与倔强,但她的爱憎决不掺假,发自内心,说到做到。她常说的一句话便是“说不过心”,那是她的“走心”和“用心”方式,许多故事见于诸文,不赘述。就如她小时候,值战乱年代,夜里大人外出有事,留她一个看家,正是小姑娘的她实在放心不下看家的责任,干脆一个人撮条凳子坐在当院“硬看”,夜色里以哨兵的眼睛机警地环视四周,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情况,有点曾国藩当年结硬寨打呆仗的感觉。后来,看《水浒传》里“武松撮条凳子,横头坐了”,不由大惊我嬷身上自有侠义之气也。我们听了夜里看家的故事,总能笑出眼泪,问她咋那么轴那么不识变通不会取巧,她答:说不过心吗。

人世间的悲欢既不相通,也不相同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,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段。最近几年,嬷常说的一句话是:以前还不服气,现在是彻底服了。她指的是自己渐渐向时间低头了,服老服软服气也扶墙。实在不甘心时,偶尔自己还埋汰自己,说现在啥也没有,就知道吃了睡,睡了吃,还要靠人伺候,简直就是个废物,这个家还要自己干啥。大家还得一再宽慰她,“家有一老”的种种好处,是真正的家里一宝,不光她得好处,我们个个都沾了光,国家给钱,公家给饭,回家有嬷,离开想家,多好啊,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在说服她的时候,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说服自己,接受岁月带来一切,而不是彼此各自隔离在两个世界互兀自伤感,既不能彼此体恤又无法相互抵达,既不能留住过去也无法改变现在。其实,我们从父母那儿得到更多的,并不是那些实实在在的“福利”,而是他们在被命运安排中,面对挑战面对艰难面对不测的品质。

一位朋友说:“父母存在的意义,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,而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,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,感受到温暖……”至今,于我,从轻柔孱弱母亲那里得到力量和温暖的的方式,莫过于回家叫一声嬷了。“有嬷方知此生仍是儿”,是运城一作家发自肺腑的一句暖语,我相信。相信如“嬷”一样,这一声来自人类不同肤色人种最原初最接近最统一的发音,一定暗合了某种人间最神秘的能量,不可辜负,不可辜负,亦不可舍弃。此生能多叫几声嬷,于身心气脉脏腑精神一定大有裨益。以前,嬷跟我住城儿时,也有随城里叫法叫她妈的时候,但用普通话似乎把妈叫成普通话了,反不如这个“嬷”叫得家常、亲切、入心、入味。所以那时,娘俩儿在一起还是以嬷为主,我叫她嬷,她叫我乳名,就像在老家一样。

大历史事件结缘,当下的海南岛战役必将功垂史册。1950年春夏之交的一段时间,注定是我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节点——在机训大队尚未完全结业前,就接受了一次实战的考验,当然也是秘而不宣的一次非常经历。人生常常是这样:有不寻常的正面意义的背后,也有个人不那么平坦的内心生活,与一位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张姓老机要员配合虽未达到十分“默契”,却也算是“及格”的水平。海南岛战役结束后,我又回到机训大队,老张同志调到一大军分区任副科长,彼此再也无缘见面。

我第一次实地到广东出差是1979年,距我与广东徐闻的“通报”,已过去二十九年(但还不到三十年)。别人问我以前来过广东,我笑而摇头。不错,我人是没有来过,但应该说我的心灵是曾经来过的:心血流过长江、珠江而注入琼州海峡,至少是半个“我”来过广东的。但我当时还是“守口如瓶”,只字没谈那一段经历。

我在机训大队又学了两个月业务,到当年七月又接到处领导调令,与另外两位年龄相仿的同志提前结业,直接分配在山东军区机要处译报科。本届机训大队的全部人马,则是在八月底结业的。这就意味着:我在机训大队学习期间,先后有两度提前调出承担了相关的工作,这两次我都没有预料到,也完全不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,按照我小时候老家人的说法,完全是“天意”。这种说法有无道理,我没有深想,但不论有否道理,既是一名军人,一个机要工作者,只有遵守执行,而且还要做好,别无二话。

## 生豆芽



范志强

生豆芽的方法,还是在前些年机关工作的时候,一位曾经的老领导教给我的。这位老领导在大家心目中,是一位工作认真负责,体贴下属,懂生活、会生活、爱生活的智者。

一次加班的休息时间,他给我讲述了是如何在家帮助夫人料理家务并生豆芽的。当时,我还不解地问,生豆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,哪有时间摆弄呀!他告诉我,网上已经有卖专用的生豆芽机了。我立即从购物网站上搜索,果然找到了各种型号和样式的生豆芽机,当即就下单了一台72小时内就能生出豆芽的新机型,也就是我家现在的这台。

自从有了这台机器,我开始学着生豆芽,没想到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。不仅解决了之前因为我频繁加班,没时间帮妻子干家务产生的矛盾,也培养了我工作之余懂生活、会生活、爱生活的好习惯。

完成洗豆、装机、插电、罩网的流程,一天过后换水时,我发现豆衣在顶端开始裂开,从里面顶出了小小的、白白的新芽。第二天换水时,只见绿衣全部脱落挂在了左边,仿佛一群急于拥抱春天的少女般婀娜多姿。第三天换水时,豆芽长长的根须已经穿过了机器水面上的网罩,直插入水中。细长的根部大约有八九厘米,顶着漂亮的小脑袋摇摇晃晃,仿佛在我炫耀它们已然成熟。

自从开始生豆芽,便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由于豆芽在生长期没能找到一个中间有孔、四周还可以渗水的圆形重物压在上面,所以这机器生出来的豆芽又细又长,基本上是“腰细尾巴长、中看不中用”。

为了解决这一难题,我上网查,找朋友咨询、用瓷碗制作,想尽了办法,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状。突然有一天,我偶然看到一位外地战友在朋友圈发的信息,他们工厂能制作钢材零部件。于是,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给这位战友打了电话,没想到,没过几天战友就把制作好的压豆芽食品钢制品重物寄了过来。

收到了“宝贝”后,我彻夜难眠,有朋友真好!有了这个“宝贝”后,生出来的豆芽挺拔而出,又粗又壮,坚强有力。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“步行的人不如挑担的走得快,挑担的人不如推车的走得快”的道理。俗话说得好:并无压力不出油,人无压力轻飘飘。生豆芽如此,一座城市、一个家庭、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## 放大一倍的春暖

今春,草木如期长,海燕如期飞  
我如期归来,等候在春光里的奶妈  
却意外扎进黄土  
生出一个陌生的故乡

我找“妈”的声音,熬过一冬风寒  
唤醒成片的山梨花,铺成一块天幕  
放大了一倍春暖  
她伟岸的影像,从破旧老屋  
移至一座新坟  
坚挺撑着着我的童年  
用一生抽芽翻绿

那香气入诗、入梦、入泪  
打着寒颤沸腾了四十余场轮回  
我依然不肯生添一根华发  
生怕霜打的奶妈过早融化  
而保全她哺乳时的模样  
比略施青黛的燕山少一岁  
比刚刚融化的沟河暖一度  
给我一个恒定的归期

夜幕降临,春风更热她遗留的思念  
挂在千树万树之上  
一夜过后  
我斑斑的两鬓,也随之盛开  
为她搭建一个更大的舞台  
将春天一遍遍重演

## 晒麦场

晒乡人金色的梦

粉皮是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天凉菜的传统主打食材。清初,安阳郑氏在小城开了间“彰德府全盛郑家老粉坊”,迄今已兴盛三百多年。随着粉坊越开越多,如今,粉皮的美味滋养了千千万万的安阳人的味蕾和脾胃,成为城市重要印记之一。

对于安阳人来说,粉坊的重要性当排在粮店、菜市场之后。粉坊是安阳人对制作粉皮作坊的俗称。哪里开了间商坊,对周边人来说,可是件大事儿,只有开张的鞭炮一响,就会有人提着桶、端着锅、推着车,趋之若鹜,直奔一缸用绿豆发酵的有股酸味和馊味的水。这缸水,安阳人称粉浆,把买粉浆叫提粉浆,把粉浆做成的饭称粉浆饭。这种饮食若要追根溯源,还真有一段地方传说。

相传,很早以前安阳大旱,百姓无水可吃,只有古城大西门一家粉坊里有口小井,井深水浅,仅够维持生产,饥渴难耐的百姓只好把粉坊生产倒掉的废料——粉浆提回家做饭充饥,由于又酸、又馊,便配些小米、食盐、野菜等熬制。旱年过后,还有些好事者怀念、回味粉浆饭的味道,遂又提回粉浆配以花生、大豆、大油、麻油,将粉浆饭做到极致。

小时跟着爸爸挑粉浆,站在几口正发酵的大缸前。老板掂着个大马勺扭头问:要酸,还是一般?要“酸”就去已发酵两天的缸里舀“老浆”,要“一般”,就去刚泡一天发酵时间尚短的大缸里舀“新浆”等两只桶装满了,给老板4分钱挑起就走。安阳有民谣:“粉浆饭,大豆儿,烧饼火烧夹肉儿。”是安阳一大美食搭配。

制作粉皮的过程不算复杂。将绿豆用大缸淘洗、浸泡,再上磨、沉淀,最上层就是粉浆。中间积聚的大量绿豆残渣称沙浆,最底层是粗粉灰。用白布兜拎起沙浆,水分控干而成粉灰泥,掰块蒸熟,过筛,便获得制作粉皮的精细粉灰。制粉皮时需向老天借个阳光明媚的中午,将之加水完全溶解,支锅,待水煮沸,取出红铜平底铜锣样的“旋子”,舀一小勺粉灰水上倒,两手把住放在煮沸的水面上,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劲一“旋”,粉灰水在高速旋转下,瞬间旋成薄如白纸的湿粉皮。把小手指弯钩,沿粉皮边钩起往长条桌上顺势一拍,拿到太阳下通风晒干,便可装袋出售。

小时就跟大人串粉坊,馋虫便在肚里安了家,搬到哪里都带着。结婚后住到了离市中心较远的铁西,也要每周跑到市里灌一壶。一天,忽见家门口的菜市场开了间“如意粉坊”,便如发现了新大陆,每周都去提粉浆,在一来二去间便与老板娘相熟。看着她穿着脏兮兮的围裙,麻利地在几口大缸间挥舞着大勺子,像粉坊里的女王,我心血来潮地喊了一声:“粉坊西施!”正挥手指挥手下人干活的老板娘扭过头来,有些不好意思,脸涨红了问:“是叫我吗?”我说:“是,打粉浆。”老板娘说:“哎,哎,好好。”她辗转腾挪,像一股旋风飘到我眼前。显然,她竟然将这句玩笑话当了真,紧绷的脸上阴转成了晴,态度明显好起来。打粉浆时,特意很深深地弯下身

## 诗四首

常英华

唯有真相快于代谢  
只经过一个花期,便翩跹轻浅  
阅几场春梦涂色加厚  
寒风四逼时,方如梦初醒  
擦一擦蒙眛的睡眠  
仿佛在磨一把锐利的刀

仿佛要平均分割一半灵,一半肉  
剔除镜中,虚实不定的自己  
保留那些花花绿绿的影像,涌出的浓酒  
云淡风轻般穿上它,回收青春  
并将其释放

当圆月隐去光  
他推着石碾子一圈一圈转  
圈住一些月光,蘸着思念  
在碾盘上画一蘸最圆的月  
照亮他青年丧亲  
中年丧偶,晚年丧子的晦暗  
而习惯性成为碾下的一粒稻谷  
熟透了,弯下腰  
承受重压后,清空一切

当圆月隐去光  
他说:庄稼人种五谷,不种药  
医治不了苦根儿  
又轻又薄的命,可一眼望穿  
但我不忍看他,在无力耕种的土地上  
呼唤每一个亲人,而独为一座新坟沉默  
选择性忘记那个黑发人带给他的寄托  
就像忘记自己含辛茹苦的一生

当圆月隐去光  
他耗尽余力空转的碾子  
每一圈都带着残缺  
等丰盈的月光照进来  
许他清梦如炬  
为每一个孤独者点灯  
无论他唤出谁的名字  
我都应答

身体渐衰,褶皱的皮囊  
绕在几根筋骨上,为芳华虚度打起了旗语  
引得灵魂被格式化的命数  
勒出一道闪电

我爱上了被雨水砸疼的感觉  
同时身披世人目光的颜色  
离春天过远,或混合着黑,或掺杂着白  
无论哪种视角,我都无法分明

## 春衣之幻

身体渐衰,褶皱的皮囊  
绕在几根筋骨上,为芳华虚度打起了旗语  
引得灵魂被格式化的命数  
勒出一道闪电

我爱上了被雨水砸疼的感觉  
同时身披世人目光的颜色  
离春天过远,或混合着黑,或掺杂着白  
无论哪种视角,我都无法分明

## 粉皮后边的西施



杨丽娟

染得看不出颜色的棉大衣,老板娘坐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内,早年文的两道粗黑的眉残存在脸上,新长上的眉毛将整个眼帘覆盖,她脚上穿着双露着袜子的旧皮鞋,滴露的粉灰水铺满鞋面。门外白日灼灼,炕上却已铺好一床被褥。

“大白天就等着晚上睡觉了?”我半调侃地说。“俺每天都这样,起床后就立马再铺好,说不定俺家老王什么时候想睡就能睡!你捏一下我的被子有多厚!”她将被子的一角拿在手里比划着厚度。“俺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,每天都能躺在俺老王的怀里睡。我前几天才花一百多块钱买了新棉花、新被面。不怕你笑话,从和老王结婚就没分开睡过。你看俺家老王很普通,我却看俺家老王很伟大!”她一脸幸福地掀起印着大红牡丹图案的被褥让我看。

“千金都不换?”我故意说。“不换,绝不!”可能是感觉自己的话暴露了一些隐私,老板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,她转过身去“咯咯咯”地大笑起来。

这时,粉坊里忽然一片黑暗。“停电了。”她说。高声喊来伙计拿根蜡烛。突然,床头的电话猛然响了一声,便戛然而止,把我吓了一跳。老板娘跑上去麻利地翻了翻来电显,脸上露出笑容,兴奋地说:“是俺家闺女。”在微弱的烛光里,她迅速拨通了电话号码。不知对方说了啥,她教育着女儿:“不要学得小气,你不穿的衣服,看哪个同学需要就给人家,省得东西多,不好上车……”老板娘的女儿在距此一百多公里的一所私立大专上学,对女儿的学习成绩,老板娘有些自豪:“现在的成绩在班上好多了,已进入前二十名。”

老王蹬着一辆三轮车回来,风尘仆仆走进粉坊,见到我,憨憨一笑便溜出屋,将身子蜷进一张藤椅里闷头抽烟。他个子不高,一副肉疙瘩脸,胡子拉碴的,一笑俩酒窝儿……

本版插图 张宇尘